



唐 宋 傳 奇 集

魯 迅 校 錄

魯迅三十一年集

19

唐 宋 傳 奇 集

一九二七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魯迅全集

唐末宋傳奇集

19.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初 版	發 行 者 魯 迅 全 集 出 版 社	出 版 者 魯 迅 全 集 出 版 社	編 纂 者 魯 迅 先 生 紀 念 委 員 會	著 者 魯 迅
---	--	--	--	------------------------------

冊 十 六	訂 幣 區	分 部 價	每 定
-------------	-------------	-------------	--------

唐宋傳奇集

原
书
空
白
页

目 錄

序例

卷一

古鏡詔王 度	一
補江總白猿傳 名	二
離魂記 廖玄祐	三
枕中記 沈既濟	四
任氏傳 沈既濟	五

卷二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李吉甫……………四三

柳氏傳許堯佐……………四七

柳毅傳李朝威……………五〇

李章武傳李景亮……………六〇

霍小玉傳蕭 盼……………六五

卷二二

古嶽廣經李公佐……………七五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七九

廬江馮媼傳李公佐……………八五

謝小娥傳李公佐……………八七

李娃傳自行簡……………九一

三夢記自行簡……………一〇〇

長恨傳陳 鴻……………一〇三

東城老父傳陳 鴻……………一〇九

開元升子源吳 晟……………一一四

卷四

鑿鷲傳元 積…………… 一九

周秦行紀牛僧孺…………… 二六

相中怨辭沈亞之…………… 三二

異夢錄沈亞之…………… 三三

秦夢記沈亞之…………… 三五

無雙傳薛 調…………… 三六

上清傳柳 理…………… 四四

楊媚傳房千里…………… 四七

飛烟傳皇甫枚…………… 四九

虬髯客傳杜光庭…………… 五四

卷五

冥音錄 名…………… 六一

東陽夜怪錄 名…………… 六四

靈應傳 名…………… 七四

卷六

- 隋遺錄卷上顏師古……………一八七
隋遺錄卷下顏師古……………一九一
隋煬帝海山記上缺 名……………一九五
隋煬帝海山記下缺 名……………二〇一
迷樓記缺 名……………二〇九
開河記缺 名……………二一四

卷七

- 綠珠傳樂 史……………二二七
楊太真外傳上樂 史……………二三一
楊太真外傳下樂 史……………二四一

卷八

- 流紅記張 實……………二五三

趙飛燕別傳素 傳……………二五七

譚意歌傳素 傳……………二六三

王幼玉記柳師尹……………二七一

王榭傳 錄 名……………二七七

梅妃傳 錄 名……………二八二

李師師外傳 錄 名……………二八七

卷末

稗邊小綴 卷……………二九五

原
书
空
白
页

序 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壓于詩賦，旁求新塗，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買利，撮拾彫鏤，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蒼，如藝苑摛華，爲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譌人，晉唐稗傳，黥剿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媼母護面，詎遜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

輯自漢至隋小說，爲鈎沈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彙爲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蟬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埽蕩煙埃，斥僞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尙題王洙，靈應傳未刪于述，蓋于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鈎稽淵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纂亂，固貽害于談文，亦飛災于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謔觀，黯澹有加，渝敵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倡，柳理上清，遂極庫弱，與詩連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作者雲蒸，鬱徧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于前，蔣防元稹振采于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滅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祕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樂耶。于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欣

已歎顧舊鄉而不行弄飛光，于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爲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一、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翎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孃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于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一、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僞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爲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于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

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于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一、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併爲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一、唐人傳奇，大爲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第于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一、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爲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泯疑，蔣徑三君爲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于年餘之前者矣。廣賴衆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鑿蚊遙歎，余在廣州。

唐宋傳奇集卷一

原
书
空
白
页

古鏡記

王 度 撰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人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宰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

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過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

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宵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

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善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筮，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大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勤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勤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勤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勤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勤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

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坎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

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勳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勳。勳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勳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勳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勳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勳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短，稱山公；一面闕，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勳曰：『何人斯居也？』勳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勳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勳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

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龜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鱒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一宿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嶧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躡，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汀，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舉帆翩

翻，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勳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勳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勳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勳停處。勳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勳。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覩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勳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勳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勳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堵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

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哮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補江總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迫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深陵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

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人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驕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人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破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

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粟，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斂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翮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獯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

唐 宋 傳 奇 集

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離魂記

陳玄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勵，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子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

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枕中記

沈既濟撰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囊，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

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屬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令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權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授驪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儉，曰傳，曰位，曰儻，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

御史位爲大常丞，偶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箴。向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望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任氏傳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崆，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崆相得，遊處不閒。天寶九年夏六月，崆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崆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

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人。鄭爇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輿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丘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蕪荒及廢圃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警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計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崑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崑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崑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崑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崑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崑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崑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崑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崑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崑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崑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崑別出就

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慙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峯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相視，皆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躡步，不常所止。峯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賸，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鄭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玉娘者，肌體凝潔，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

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
崑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崑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人刁家。月餘，崑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崑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崑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崑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徧狹，勤請而後許。乃釐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崑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醜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

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詰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崙。崙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崙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崙資助。崙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

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視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崑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崑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崑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崑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崑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旣濟居鍾陵，嘗與崑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崑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游而隨焉。浮潁涉

淮，方舟沿流，晝隴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濟撰。

唐宋傳奇集卷二

原
书
空
白
页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

李吉甫撰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白。頃退居商洛，人闕披陳，山林獨住，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仕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圮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蒼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璿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篋笥之內，遺文尙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探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昇之白。」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

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媿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圯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爲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僕爲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一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

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爲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闕，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覈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誠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二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徵言至隨，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

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爲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卽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拊逾獲寶，卽編次之。仍爲著論，曰：夫一邱之士，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尙父，仲尼無風而旅人，傳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爲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敍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書筮之神明，聽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爲後學之奇翫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慊惜。後知其意，乃具饋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觀，昔人所尙。豈宜以濯澆之賤，稽

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糗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駟，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

被枉執轡，犯關排圍，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宣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毅傳

李朝威撰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

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嘗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

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而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溪，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孽替，使閨臆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

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怕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靡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繡綵。」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蕭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

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怍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聳。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兩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窈窕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伯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恐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蕘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欵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屏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爾管方治，

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

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旣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

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酌酖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權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

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李章武傳

李景亮撰

李章武，字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皆得極至。雖弘道白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閑美，卽之溫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晉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繁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

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廼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閨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僮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二年，子婦寢疾。臨終，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願，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賸離之歎。仍乞留止此，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細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

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遍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深，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正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言畢，執帶人□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安寢。至二更許，燈在牀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西隅。旋聞室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狀。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牀，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卽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

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杳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惑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隲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亦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標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

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閒，忽聞扣門甚急，云見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

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向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人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人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簪。」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白堂東閣。

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宮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叫人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少與牛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曰：『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位箱筆研，皆十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喻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

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

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會令侍婢澆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澆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鬻，令我作此，酌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澆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淒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久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幕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觀

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備勉之間，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

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歎歔。頃之，有酒饋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邊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入，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詔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食。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其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牛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襪襜，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牛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遽慢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

頭蟲一，發殺菁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暨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願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斲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唐宋傳奇集卷三

原
书
空
白
页

古嶽瀆經

李公佐撰

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微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踰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

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讓，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鑷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撰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

爭鬪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殺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本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番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

弄。風態妖麗，言詞巧黠，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大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諛。吾與窮娉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帥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牛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柄託。」牛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親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

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揖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于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

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鬥，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墜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賜食邑，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媾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

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逃，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患疾，旬日又薨。生囚而罷郡，護喪赴國。千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輿之至。諡公曰：「順儀公。」備儀仗羽葆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人無恆，交遊賓從，咸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覺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惜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尙滿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牛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表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似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圻，嵌窞異狀。中有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

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牛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觀淳于生夢，詢訪遺跡，繚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廬江馮媪傳

李公佐撰

馮媪者，廬江里中尙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遂食於舒，塗經牧犢野，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微索財物，是逐之狀。見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人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媪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篋篋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見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

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雁，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媼問其郎，卽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追逐媼去。媼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歎。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儼，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嫗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

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誓諸兇既去，春沉醉，臥

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願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

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備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李娃傳

白行簡撰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大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妖姿耍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驟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

措辭而去。生白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行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煖，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辭，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如笑而止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

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修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牛牛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囊，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帝。歲餘，資財僕馬萬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覘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

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牛遂往，至舊宅，門扃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徒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質榻而寢。生志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怍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纒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

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纒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効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轆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大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一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轆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榻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髮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瞻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白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

「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宰，不踰期而萬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迄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白

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經詩賦。二歲而業大就，侮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卜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欲枉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襲悴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牛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連二姓之好，

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以歲生父以饋，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二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夢。大子異之，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連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三夢記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于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常奉使，夜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有盪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徃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局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輒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到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屋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記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人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同自亳人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告于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資妝服，皆所夢也。顧謂韋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鐲，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髻而短者祝辭，獲錢二鐲焉。及旦，乃徧述于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同輩曰：『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

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長恨傳

陳鴻撰

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劬于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眉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壽邸，旣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一_一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賜藻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

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關，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于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歎歎。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

十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鬢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魯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辮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大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

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整屋。鴻與琅琊王質家于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旣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裏暖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容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人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聽

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知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蛾眉山上少行人，旂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大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塵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方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慙勦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人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殿玲瓏玉宇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妃，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肩，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下夢中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迤邐開。雲鬢半偏新

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問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持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慙慙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東城老父傳

陳 鵠撰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牛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首。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卜之好之，民風尤甚。諸干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育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人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

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琴雞鼓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橦，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採撿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

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人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自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頓頓，不復得人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犁。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連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芙蓉甘木。書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連平人壽盡。服禮畢，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鏡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之，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但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

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杻，出爲嶺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嶺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轆轤輻車，崑河間，薊州備，調繒布，駕轉連軌，益人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鄴比鄆間，有人癯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闔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

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盧，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餉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開元升平源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爲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卽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十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愜，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卽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皓首服萬死。卽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公至，拜首。上言：「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四十年，方遇

張景藏謂臣嘗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

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盡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卽不安，而況敢爲者哉！」又曰：「先朝夔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章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鄆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陛下書之史冊，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坐！」

唐宋傳奇集卷四

原
书
空
白
页

鷓鷯傳

元 積議

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庶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

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提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

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媿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

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其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牛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牛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祝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嘗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恐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日止矣，既君此

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條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葉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備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

枕膩尙殘紅。霽霽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慎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李公垂，貴秉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子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鸞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公垂以命篇。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
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
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有黃衣關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
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
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
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
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
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唐朝名士，

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偉，不甚粧飾。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庖廚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貞，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圓題柔臉，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時時好曠，多服花繡，年低，薄后。后顧指曰：「此兀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身修，容甚閒暇，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以來。太后顧指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即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此齊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粗欲之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盡寶玉。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

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於手。（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百鍊金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

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吳帶，貌甚美，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原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綠碎花枝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兒長成，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況實爲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妃名），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壘若鞮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

問其里人。里人云：『去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馱，竟不知其如何。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弱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敖，善譏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湘中怨辭 并序

沈亞之撰

垂拱年中，駕幸上陽宮。大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豔女，繫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斗曰：「能遂我歸之乎？」女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爲怨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譚光風，詞曰：「降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願室美與處，夢兮，潛重房以飾。妾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詒以爲幃。醉融光兮，渺瀰。迷千里兮，涵涓涓。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姍姍之禮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醜

遊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婦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有所欲爲訣耳。』卽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尺餘，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僊蛾眉，被服烟霓，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嚙淒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卷卷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爲偶倡也。

異夢錄

沈亞之撰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實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栳，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脩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妾字下，焉有自邪？』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纔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

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謂曰：「何謂弓彎？」曰：「昔年父母使妾數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以示鳳。旣罷，美人泫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衣，于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秦夢記

沈亞之撰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邪，出長安城，客臺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之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墀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盛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埽，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豕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另妹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于宮。題其門曰

「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由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爐，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申，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于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鬣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惆過戚，被病，臥在翠微宮。然處殿外室，不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敵秦區區小國，不足好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髀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

願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寒別。」公命遂進筆視。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啣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閒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古階下，窗紗棹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戊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於臺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子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無雙傳

薛 調撰

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王姊竟不瘳。仙客護喪，歸葬襄鄆。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

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厮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

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執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于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

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託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調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來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嘩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寒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覓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莫，不勝其情。寒鴻心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

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牛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人，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帶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人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曰：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

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癩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籛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宛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上清傳

柳 瑛撰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若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个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縗纁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是聲所有，堂封棺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且輟贈，可乎？』縗者拜謝。竇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

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埽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填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賊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旨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得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

上清曰：「本實無。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他。及至權人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贄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敕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楊娼傳

房千里撰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嬌，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尊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

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旌，燉膏鏖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飛烟傳

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飛烟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飛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簫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飛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牛溲菴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辭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

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絨，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諸矣。」又以刻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飛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墜，而門媼來。傳飛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苦牋，詩曰：「強力嚴粧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香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飛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爲回牋，曰：「春景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勤寄語。蟬錦香囊，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戀彌切。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薰蘭之佳氣。髮抑之極，恨不飜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寧爽後期。倘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伏惟試賜凝睇。」詩曰：「應見傷情爲九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聞媼既得迴報，徑齎詣飛烟閣中。武生

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生入府曹。飛烟拆書，待以款曲尋釋。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情，心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多釭，汎金徽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璫高，連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入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惟特賜吟諷也。」詩曰：「畫簾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閨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飛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淨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閨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語曰：「值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卽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依。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曠黑，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飛烟靚粧旖服，立於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室中，皆銀鮮絹幌，盡繡絺之羞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山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

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蹠垣而歸。明日，託關媼贈飛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關媼，仍令語象曰：「賴值兒家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句，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幽微之思，解宿昔之心，以爲鬼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詠詠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飛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至當赴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殞。數日，窆之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中才士有著飛烟傳者，傳中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

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烟戟手而罵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爲手記，故得以傳焉。三水人曰：噫，豔冶之貌，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乎。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爲端士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追，察其心，亦可悲矣。

虬髯客傳

杜光庭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屢。數日，小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旌服乘馬，排圍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間，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恐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囚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人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楊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

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明，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人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楊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

東堂昇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灑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灑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唐宋傳奇集卷五

原
书
空
白
页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

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止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

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髻髻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柵林歎（分絳調四一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柵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托舞蓋，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

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縱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人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遇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晦，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人。其後纔認北橫數間。

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琉璃（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

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奮。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問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吐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爲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爲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

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餵）羈（羈當作饑）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謂斲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祗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爲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

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尙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尙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尙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珠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會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苟家塢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冶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

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鶴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裏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

成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鳶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之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夢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獐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成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

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胄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禮禮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胄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胄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作。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

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棠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墊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苦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日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

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讎，惡開發礪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殿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鎗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唯窅窅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俱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稔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

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觀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髀，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簞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囊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兼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被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胼蠻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實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蓋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效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

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豈罄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人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

聞家仇，庾毗羅自鄧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輶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眞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暮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剗。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靖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

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邵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嬴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免。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

蓋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蓋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耐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

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情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擇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仕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恆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鈇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以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灑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

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尊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塔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惚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

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乃再拜，昇自西塔。見紅妍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樂進酒。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惻，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

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豔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

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但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登。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人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泊遭釁累，謫譴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舉太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瑩。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原
书
空
白
页

唐宋傳奇集卷六

原
书
空
白
页

隋遺錄卷上

唐 顏師古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借，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以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隄，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腳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牛車。車前隻輪高廣，疏釘爲刃，後隻輪庫（皮祕反）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車名見何妥傳。）自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幃（許偃反）垂絞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

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駭治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顰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顰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傅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鵝黃半未成，垂肩繡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顰行。』上大悅。至汴，上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彩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擇國所進，以負山蚊睫，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腳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腳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媵好。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擇爲龍舟首楫，號曰曄桐夫人。由是殿腳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

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
 淡。』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懺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櫂，
 知是渡江來。」詔殿腳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
 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
 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
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
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妃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
 隆顛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倣吳言，因有儂語
 也。帝昏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
 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
 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
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魏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
韓擒虎躍青驄，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蠹，酌紅梁新

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雲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帝，求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亦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嘖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自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 遺 錄 卷 下

唐 顏 師 古 撰

帝幸月觀，煙景清明。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掩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冒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回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妥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能不徹。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

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拍肩項。帝觀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燕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醑香，四曰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命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常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緜緜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腳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恩，附紅箋小簡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于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帝聞之不憚，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耶？」于是姦蠹起于內，盜賊生于外，值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卽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髡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于爪髮，蟣虱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噫嚱！無煩方朔滑稽之詆，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荀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磨潰，而文字可紀。

者，乃隋書遺藁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荀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七十八，悉從而補之矣。

隋煬帝海山記上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墜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沈吟默塞不答。帝名勇，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而不怠於勇。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蹟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

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謀。」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死生，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倘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汝立吾族中人，吾之死目不合。」帝因憤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啞啞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汗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緒纒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爲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

室，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以見文帝出語也。」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數。苑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墮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崑崙桃 脫核錦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進五色櫻桃：

粉櫻桃 蠟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半斤李

揚州進：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江南進：

楊梅 枇杷

銀杏 榧子

湖內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圓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椴木 柑木

易州進二十四相牡丹：

赭紅 赭木 鞞紅 坏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軟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顛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栖鸞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華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風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潔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常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烟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烟水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

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蓓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
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微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
軒內
好，嬉戲下龍津。玉瑄朱絃聞晝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是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暖，醅浮春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
曉，仙豔奉盃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
日，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此曲。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蔭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宮人數十輩。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息。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泊至，有一人先登贊道，唱：『陳後主謁帝。』帝意恍惚，亦忘其死。帝幼年於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興已遐。

鶴流催白浪，

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欲，

異日便無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喧舟艤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拂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而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投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

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院妃同看，魚之額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栖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燄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

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亦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惋荒沙，

幽魂泣烟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徊徨，通夕不寢。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太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人便殿挽膝，俛首不語。乃顧于義曰：「汝知大

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恩，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自。遠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南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士時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之賦，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_上高，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鳥鳶食人之餘。聞臭千里，骨積高山，膏血野草，狐鼠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權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

令賜死，臣下相顧，鈐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于戈逼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消燦？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脩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將顛，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已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刀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

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曰：「臣實負陛下。但目今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況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耳。

迷樓記

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願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願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

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扉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人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

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體也。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冀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鞦韆，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

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
 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響。庭梅對我有
 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識是真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云：「秘洞扃仙卉，雕
 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人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
 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
 美反成乖，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
 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
 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
 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入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
 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
 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千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
 躁，日引飲數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真元太虛，多引飲，即大疾

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爲盤，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開河記

雖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游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爲陳王時，守鎮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美景，視榮貴若深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務，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

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吠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大，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辛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新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因卞渠此處起首，故號卞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已上者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少，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督工夫，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其年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

得古堂室，可數間，整然肅淨。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促工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覆其面，過腹胸下裹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持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樂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如鋒屯蟻聚。數日，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偃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莫述。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你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場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邱，以獻於麻都護，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盧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于雍邱

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羣夫下窺，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人探之。叔謀喜曰：「眞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來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塔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廢來（阿廢，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搗其腦。一擊，猝然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廢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你不伐吾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

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子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茅屋，已失所在。時麻都護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來去邪人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卻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痛，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痒，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治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樹擊而食之，謂曰含酥樹。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寧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很。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郎兒，郎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郎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郎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

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鐵裏其縫。每夜置母子於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天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濠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辛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獻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故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明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迴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況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基。豈可偶

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敍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等無心。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命。」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但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辛達知之，累上表，亦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鎖甚嚴。用鄴陽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偃王顯候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楚城，當于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

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又視之，印文乃「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乃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朝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續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 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 吳楚 襄鄧 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弼諫曰：「臣聞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發其言。宇文述在側，乃掇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弼怒，以象簡擊宇文述。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斃死。高穎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 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工既畢，上言

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蓋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腳女。至於龍舟御織，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腳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腳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涼；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千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力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羅，爲護纜使，上口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腳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爲開

河夫，死作抱沙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迴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
 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使宣令狐辛達詢問其由，
 辛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樹，後啗嬰兒；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
 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達奏？」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
 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字
 文述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文述曰：「必是遣賊竊取之矣。」帝瞪
 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盜人
 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
 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
 又責段達所收令狐辛達奏章，即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述曰：「叔謀有大
 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
 「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屢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叔謀

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意，往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郎兒兄弟五人，並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唐宋傳奇集卷七

原
书
空
白
页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于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人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

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闕（於連切）氏（音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懷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櫪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

珠井，在雙角山下。著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

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羗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竊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賭竊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鉞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閉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竊娘。竊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擗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

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宰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鼻夷之立見乎！

楊太真外傳卷上

史官 樂史撰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齒。

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

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紫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靸（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頰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人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劍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尙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

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駟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以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夜，遂開安輿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

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古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人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慨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

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搗。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

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飜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旣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射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十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驚篋，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大表。妃子琵琶邏沙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鏤紅文，鑿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

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冷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盧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頷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緇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

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帶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蕩，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壇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

犀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
 簫人也。」「笑躡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
 鬚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
 國忠雖開白，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
 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
 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婞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遽
 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悼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
 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真外傳卷下

史官 樂史撰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幸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幸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

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嘗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朮，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塔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魏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塔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

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駝馬千餘頭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閤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辮，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嬾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袞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八，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禮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

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統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歎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

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號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嵬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諠。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

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號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號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猾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蒐，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

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與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燕，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鷓鴣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捫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巾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

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取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

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襦襖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枉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原
书
空
白
页

唐宋傳奇集卷八

原
书
空
白
页

流紅記

魏陵張實子京撰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素秋，頽陽西傾，羈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洗手，久之，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四句題於其上。其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祐得之，蓄於書笥，終日詠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爲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爲吾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食俱

廢。」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雖高而聽卑，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耳。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但患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復題二句，書於紅葉上云：

會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爲笑之，亦爲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者，曰：

君恩不禁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累舉不捷，迹頗羈倦，乃依河中貴人韓冰門館，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意進取。久之，韓冰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中。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篋中不下千緡，本良家女，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晝飽夜溫，受賜甚久。恨無一長，不能圖報，早暮愧懼，莫知所爲。安敢復望如此。」冰令人通媒灼，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權。祐就吉之夕，樂甚。明日，見韓氏

裝囊甚厚，姿色絕艷。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爲誤入仙源，神魂飛越。旣而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笥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尙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

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

腸斷一聯詩。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召祐泊韓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

韓氏笑答曰：「吾爲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爲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

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卻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僖宗之幸蜀，韓泳令祐將家僮百人前導。韓以宮人得見帝，具言適祐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

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爲神策軍虞候。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配名家。韓氏治家有法度，終身爲命婦。宰相張濬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

御水日東注。

水上有紅葉，

子獨得佳句。

子復題脫葉，

流入宮中去。

深宮千萬人，

葉歸韓氏處。

出宮三千人，

韓氏籍中數。

回首謝君恩，

淚洒胭脂雨。

寓居貴人家，

方與子相遇。

通媒六禮具，

百歲爲夫婦。

兒女滿眼前，

青紫盈門戶。

茲事自古無，

可以傳千古。

議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終爲有情者得之，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爲誠也。

趙飛燕別傳

譙川秦醇子復撰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墻角破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
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踞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它人莫可學也。生在主家時，號爲
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
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
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後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
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
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

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與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尚誰攀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後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力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

規，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人浴。后裸體，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逼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應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

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惡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言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卅，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後宮守門吏嚴密。因向壁衣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况人主

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祭規曰：「急爲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錄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懣，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甕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不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戶。』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王獵於海，見一巨鼉出於穴上，首猶貫玉斂，顛望波上，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

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譚意歌傳

譙郡秦薛子復撰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貺文，遺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塵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饑。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

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珠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筭，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美手纖纖，宮腰孌孌，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棗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噙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

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真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賒。

靈跡幾迷三島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宰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靡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茲稠疊，上浼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已。千萬對時養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摠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

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襍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攀蛾。正消黯無言，自感凭

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卻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悵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葦月，親已約孫貫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隴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誓，無故見離，深自傷于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尙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漏復蠶，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

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忸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惻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浼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

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王幼玉記

洪上柳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湖外，與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爲名娼，而其顏色歌舞，甲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更出於二人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噩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顧左右取箋，爲詩贈幼玉。其詩曰：

真宰無私心，

萬物逞殊形。

嗟爾蘭蕙質，

遠離幽谷青

清風陷助秀，

山露濡其冷。

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儂塗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遍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爲嚮時事，吾不捨子，卽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於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又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金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爲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陽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

絕倫，壓到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
笋脫向青雲裏。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無言
亂紅委。王孫逆目似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僮控馬相追隨。
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
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儻身不使父母
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
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洒淚東
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
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囑傭人，密約幽歡鎮相誤。將刃欲加
連理枝，引弓欲彈鷓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
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
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攜手同上烟霞路。

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質。才色相得，

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質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輦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近多病臥。富遽開其書疾讀，尾有二句云：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擊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叙其舊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適我生平之樂。奈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風月佳時，

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惚惚，如有所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悖，幾無生理。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吾見，吾何望焉。子書尾有二句，吾爲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

瘦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

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

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可過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

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爲恨。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

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其他不能動其心。求瀟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吾故叙述之。

王樹傳

唐王樹，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樹具大船，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墮於海底。舉舟之人，興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樹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樹閉目待死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樹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口殺皆水族。月餘，樹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口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口倦，未可往。今可矣。」樹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閭閻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

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闈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樹卽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樹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樹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樹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樹曰：「見皆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本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牖間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樹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甘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樹答「甚善」。翁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殺采禮，助紓妒好。成親，樹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鬚，體輕欲飛，妖姿多能。樹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樹曰：「翁常目我爲主人郎。我亦不識者，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帳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樹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樹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

也。王召榭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榭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隅然權此厄。巨風
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墨色。魚龍吹浪洒面腥，全舟盡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
燄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鼈頭波湧掀天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
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
自悽惻。引領鄉原涕淚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口詩。女曰：「末句何相譏也？」榭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叙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雨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香消膩瘦。榭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權會惟憂少，

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

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愛。我見君亦有疾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九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即不可逾海。」適有玉盒，併付以繫樹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烟雲水隔。

樹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烏毡兜子耳。命樹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洒之。其毡乘。又召翁媪，扶持樹回。王戒樹曰：「當閉目，少息，即至君家。不爾，即墮大海矣。」樹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梁上有雙燕呢喃。樹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國也。須臾，家人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死已半

月矣。樹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樹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紙細書一絕，繫於尾，云：

悞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洒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樹臂，尾有小束。取視，乃詩也。□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樹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樹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金陵五詠有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卽知于樹之事非虛矣。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之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

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鷲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假寐。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並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

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憚鬢之巧梳，閒繡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颯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吟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鐘。空長歎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謂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荔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溼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極奢侈，子孫百數，其闔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

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髮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書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尊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字亦媚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脩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余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李師師外傳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

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侍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氈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甘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廡。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備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簽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浴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

耳語曰：『兒性頗愼，勿怪。』帝於燈下凝眸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鴈之曲。輕攏慢撥，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饅，飴飴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也。』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黝，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

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宜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肴饌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飴飴、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明珠還，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

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闌雙陸等具。又賜片玉碁盤，碧白二色玉碁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蓐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珩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繪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犀錦褥，鈔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

『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闔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之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告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豚費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洩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唐宋傳奇集卷末

原
书
空
白
页

稗邊小綴

魯迅集

古鏡記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改題王度，注云：出異聞集。太平御覽（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事，作隋王度古鏡記，蓋緣所記皆隋時事而誤。文苑英華（七百三十七）顧況戴氏廣異記序云：『國朝燕公梁四公記，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則度實已入唐，故當爲唐人。惟唐書及新唐書皆無度名。其事迹之可藉本文考見者，如下：

大業七年五月，自御史罷歸河東；六月，歸長安。八年四月，在臺；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賑給陝東。十年，弟勤自六合丞棄官歸，復出游。十三年六月，勤歸長安。

由隋入唐者有王績，絳州龍門人，唐書（一九六）隱逸傳云：「大業中，舉孝悌廉潔，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羅網在天下，吾且安之。」乃還鄉里。……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則唐書之績及凝，卽此文之勳及度，或度一名凝，或唐書字誤，未能詳也。新唐書（一九二）亦有績傳，云：「貞觀十八年卒。」時度已先歿，然不知在何年。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四）類書類有古鏡記一卷，云：「右末詳撰人，纂古鏡故事。」或卽此。御覽所引一節，文字小有不同。如「爲下邳陳思恭義女」下有「思恭妻鄭氏」五字，「遂將鸚鵡」之「將」作「劫」，皆較廣記爲勝。

補江總白猿傳據明長州顧氏文房小說覆刊宋本錄校，以太平廣記四百四十四所引改正數字。廣記題曰歐陽紇，注云：出續江氏傳，是亦據宋初單行本也。此傳在唐宋時蓋頗流行，故史志屢見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子部小說家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

郡齋讀書志史部傳記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右不詳何人撰。述梁大同末

歐陽紇妻爲猿所竊，後生子詢。崇文目以爲唐人惡詢者爲之。

直齋書錄解題子部小說家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無名氏。歐陽紇者，詢之

父也。詢貌獼猿，蓋常與長孫無忌互相嘲諷矣。此傳遂因其嘲廣之，以實其事。託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爲也。

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集補江總白猿傳一卷。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事，見劉餗隋唐嘉話（中）。其詩云：「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誰家麟閣上，書此一獼猴！」蓋詢聳肩縮項，狀類獼猴。而老獼竊人婦生子，本舊來傳說。漢

焦延壽易林（坤之剝）已云：「南山大獼，盜我媚妾。」晉張華作博物志，說之甚詳（見

卷三異獸）。唐人或妬詢名重，遂牽合以成此傳。其曰「補江總」者，謂總爲歐陽紇之友，

又嘗留養詢，具知其本末，而未爲作傳，因補之也。

離魂記見廣記三百五十八，原題王宙，注云出離魂記，卽據以改題。「二男並孝廉擢

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九字，當是羨文，今刪。玄祐，大歷時人，餘

未知其審。

枕中記今所傳有兩本，一在廣記八十三，題作呂翁，注云出異聞集；一見于文苑英華八百八十三，篇名撰人名畢具。而唐人說蒼竟改稱張泌作，莫喻其故也。沈既濟、蘇州、吳人（元和姓纂云吳興武康人）經學該博，以楊炎薦，召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吏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十卷，人稱其能。新唐書（百三十二）有傳。既濟爲史家，筆殊簡質，又多規誨，故當時雖薄傳奇文者，仍極推許。如李肇即擬以莊生寓言，與韓愈之毛穎傳並舉（國史補下）。文苑英華不收傳奇文，而獨錄此篇及陳鴻長恨傳，殆亦以意主箴規，足爲世戒矣。

在夢寐中忽歷一世，亦本舊傳。晉干寶搜神記中卽有相類之事。云「焦湖廟有一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卽遣林近枕邊，因人垢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卽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百二十六引。現行本搜神記乃後人鈔合，失收此條。）蓋卽枕中記所本。明湯顯祖又本枕中記以作邯鄲記傳奇，其事遂大顯于世。原文呂翁無名，邯鄲記實以呂洞賓，殊誤。洞賓以開成

年下第入山，在開元後，不應先已得神仙術，且稱翁也。然宋時固已瀕爲一談，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峕皆退錄，皆嘗辨之。明胡應麟亦有考正，見少室山房筆叢中之玉壺遐覽。

太平廣記所收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其書十卷，唐末屯田員外郎陳翰撰，見新唐書藝文志，今已不傳。據郡齋讀書志（十三）云，「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爲一書，」及見收于廣記者，察之，則爲撰集前人舊文而成。然照以他書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頗有違異。或所據乃別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詳也。此集之枕中記，卽據文苑英華錄，與廣記之采自異聞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廣記作「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擔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蒸黃粱爲饌。」後來凡言「黃粱夢」者，皆本廣記也。此外尙多，今不悉舉。

任氏傳見廣記四百五十二，題曰任氏，不著所出，蓋嘗單行。「天寶九年」上原有「唐」字。案廣記取前代書，凡年號上著國號者，大抵編錄時所加，非本有，今刪。他篇皆仿此。

右第一分

李吉甫編次鄭欽說辨大同古銘論、清趙鉞及勞格撰之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云，見于文苑英華。先未寫出，適又無文苑英華可借，因據廣記三百九十一錄其文，本題鄭欽悅，則復依趙鉞勞格說改也。文亦原非傳奇，而廣記注云出異聞記，蓋其事與異，唐宋人固已以小說視之，因編于集。李吉甫字弘憲，趙人，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元和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旋復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忠懿。兩唐書（舊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傳。鄭欽說則新唐書（二百）附見儒學趙冬曦傳中。云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右補闕，內供奉。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嘗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

柳氏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五，題下注云許堯佐誤。新唐書（二百）儒學許康佐傳云：「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柳氏事亦見于孟棻本事詩（情感第一）自云開成中在梧州聞之大梁夙將趙唯，乃其目擊。所記與堯佐傳並同，蓋事實也。而述翊復

得柳氏後事較詳審錄之：

後罷府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列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章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章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章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時有與柳同姓名者，爲江准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後來取其事以作劇曲者，明有吳長儒練囊記，清有張國壽章臺柳。

柳毅傳見廣記四百十九卷，注云出異聞集。原題無傳字，今增。據本文，知爲隴西李朝威作，然作者之生平不可考。柳毅事則頗爲後人采用，金人已摭以作雜劇（語見董解元

絃索西廂)元尚仲賢有柳毅傳書，翻案而爲張生袁海；李好古亦有張生袁海；胡黃說仲有龍簫記。用于詩篇，亦復時有。而胡應麟深惡之，曾云：「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詎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筆叢三十六)申釋此意，則爲凡漢晉人語，倘或近情，雖詎可用。古人欺以其方，即明知而樂受，亦未得爲篤論也。

李章武傳出廣記卷三百四十。原題無傳字，篇末注云出李景亮爲作傳，今據以加景亮，貞元十年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擢第，見唐會要，餘未詳。

霍小玉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七，題下注云蔣防撰。防字子微(全唐文作微)，義與人澄之後。年十八，父誠令作秋河賦，援筆即成。于簡遂妻以子。李紳即席命賦鞞上鷹詩，紳薦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明凌迪知古今萬姓統譜八十六)。長慶中，紳得罪，防亦自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舊唐書敬宗紀)尋改連州。李益者，字君虞，系出隴西，累官右散騎常侍。太和中，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稱君虞。

爲「文章李益」以別之，見新唐書（二百三）李華傳。益當時大有詩名，而今遺集蒼落清張澍會哀集爲一卷，刻二酉堂叢書中，前有事輯，收羅李事甚備。霍小玉傳雖小說，而所記蓋殊有因，杜甫少年行有句云：「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卽指此事。時甫在蜀，殆亦從傳聞得之。益之友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亦兩唐書（舊一六五新一六一）皆有傳。李肇（國史補中）云：「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傳謂小玉死後，李益乃大猜忌，則或出于附會，以成異聞者也。明湯海若嘗取其事作紫簫記。

右第二分

李公佐所作小說，今有四篇在太平廣記中，其影響于後來者甚鉅，而作者之生平顧不易詳。從文中所述，得以考見者如次：

貞元十三年，泛瀟湘蒼梧。（古嶽瀆經）十八年秋，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南柯太守傳）。

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從事受使至京，回次漢南。（馮媼傳）八年春，罷江西

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謝小娥傳）冬，在常州。（經）九年春，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經）十三年夏月，始歸長安，經泗濱。（謝傳）

全唐詩末卷有李公佐僕詩。其本事略謂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執役勤瘁，迨三十年。一旦，留詩一章，距躍凌空而去。詩有「顓蒙事可親」之語，注云：「公佐字顓蒙。」疑卽此公佐也。然未知全唐詩采自何書，度必出唐人雜說，而尋檢未獲。唐書（七十）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備身公佐，爲河東節度使說子靈鹽朔方節度使公度弟，則別一人也。唐書宣宗紀載有李公佐，會昌初，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卻似顓蒙。然則此李公佐蓋生于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年幾八十矣。惟所見僅孤證單文，亦未可遽定。

古嶽瀆經出廣記四百六十七，題爲李湯，注云出戎幕閒談，戎幕閒談乃韋絢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筆甚明。元陶宗儀輟耕錄（三十）云：「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祁水尚渾」注，「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處及篇名皆具，今卽據以改題，且正廣記所注之誤。經蓋公佐擬作，而當時已被其淆惑。李肇國史補（上）卽云：「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

湯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于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一驗今本山海經無此語，亦不似逸文。肇殆爲公佐此作所誤，又誤記書名耳。且亦非公佐據山海經逸文，以造嶽瀆經也。至明，遂有人徑收之古逸書中。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亦有說，以爲「蓋卽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祁；世又譌禹事爲泗州大聖，皆可笑。」所引文亦與廣記殊有異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號作水號；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輕二字無；聞字無；章律作童律，下重有童律二字；鳥木由作烏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叢；以數千載作以千數；大索作大械；末四字無。頗較順利可誦識。然未審元瑞所據者爲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據改。

朱熹楚辭辯證（下）云：「天問，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邪，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依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是宋時先訛禹爲僧伽。王象之輿地紀勝（四十四淮南東路盱眙軍）云：「水母洞在龜」

山寺，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則復訛巫支祁爲水母。褚人穫堅瓠續集（二）云：『水經載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一獼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執之。遂鎖于龜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拔之起。僅一老猿，毛長蓋體，大吼一聲，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無他患。』是又訛此文爲水經，且堅嫁李湯事于明太祖矣。

南柯太守傳出廣記四百七十五，題淳于棼，注云出異聞錄。傳是貞元十八年作，李肇爲之贊，卽綴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國史補，乃云「近代有造謗而著者，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約越十年，遂詆之至此，亦可異矣。棼事亦頗流傳，宋時揚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見輿地紀勝（三十七淮南東路）引廣陵行錄。明湯顯祖據以作南柯記，遂益廣傳至今。廬江馮媪傳出廣記三百四十三，注云出異聞傳。事極簡略，與公佐他文不類。然以其可考見作者踪跡，聊復存之。廣記舊題無傳字，今加。

謝小娥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一，題李公佐撰。不著所從出，或嘗單行歟，然史志皆不載。

唐李復言作續玄怪錄，亦詳載此事，蓋當時已爲人所豔稱。至宋，遂稍譌異，輿地紀勝（三十四江南西路）記臨江軍人物，有謝小娥，云：「父自廣州部金銀綱，攜家入京，舟過霸灘，遇盜，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後傭于鹽商李氏家，見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舉室酣醉，娥盡殺其家人，而聞于官。事聞諸朝，特命以官。娥不願，曰：「已報父仇，他無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地坊尼寺是也。」事迹與此傳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邕與傅雱之間，殆已以小娥爲北宋末人矣。明凌濛初作通俗小說（拍案驚奇十九）則據廣記。

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簡作李娃傳，亦應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製傳奇，且亦促儕輩作之矣。傳今在廣記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異聞集。元石君寶作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兗作繡襦記，皆本此。胡應麟（筆叢四十一）論之曰：「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以春秋決傳奇獄，失之行簡字知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弟也。貞元末，登進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病卒。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舊一六六新一九）有集二十卷，

今不存。傳奇則尙有三夢記一篇，見原本說郛卷四。其劉幽求一事尤廣傳，胡應麟（筆叢三十六）又云：『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案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之鳳陽士人，蓋亦本此。

說郛于三夢記後，尙綴紀夢一篇，亦稱行簡作。而所記年月爲會昌二年六月，時行簡卒已十七年矣。疑僞造，或題名誤也。附存以備檢：

行簡云：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于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桀節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幃。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花容綽約，花鈿照耀。旣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箇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鐸鐘，震響中署。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

「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半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詩：「鬢梳鬧埽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寤，手捫衣帶，謬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耳。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味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二十年前，讀書人家之稍豁達者，偶亦教稚子誦白居易長恨歌。陳鴻所作傳因連類而顯，憶唐詩三百首中似卽有之。而鴻之事迹頗晦，惟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陳鴻大統紀序云：「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案當作乙）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迺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成，故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華（三九二）有元稹撰授

丘紆陳鴻員外郎制，云：『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堅于討論，可以事舉，可虞部員外郎。』可略知其仕歷。長恨傳則有三本。一見于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後，云出麗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異，疑經張君房輩增改，以便觀覽，不足據。一在廣記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實叢刊者皆此本，最爲廣傳。而與文苑本亦頗有異同，尤甚者如『其年夏四月』至篇末一百四十二字，廣記止作『至憲宗元和元年，蓋匡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于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而已。自稱前秀才陳鴻，爲文苑本所無，後人亦決難臆造，豈當時固有詳略兩本歟，所未詳也。今以文苑英華較不易見，故據以入錄。然無詩，則以載于白氏長慶集者足之。

五色線（下）引陳鴻長恨傳云：『貴妃賜浴華清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勝羅綺。』今三本中均無第二三語。惟青瑣高議（七）中趙飛燕別傳有云：『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蓋引者偶誤，非此傳逸文。

本此傳以作傳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長生殿，今尙廣行。蝸寄居士有雜劇曰長生殿補闕，未見。

東城老父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五。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著錄陳鴻東城老傳一卷，則會單行。傳末賈昌述開元理亂，謂「當時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亦大有敍「開元升平源」意。又記時人語云：「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同出于陳鴻所作傳，而遠不如長恨傳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之爲世傳誦，則以無白居易爲作歌之爲之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爲吳兢所撰，記姚元崇藉騎射邀恩，獻納十事，始奉詔作相事。司馬光駁之曰：「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爲之，依託兢名，難以盡信。」案兢，汴州浚儀人，少勵志，實知經史。魏元忠薦其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唐書唐春秋，敘事簡核，人以董狐目之。有傳在唐書（舊一百二新一三二）。開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陳鴻作，宋史藝文志史部故事類始著吳兢貞觀政要十卷，又開元升平源一卷。疑此書本不著撰人名氏，陳鴻吳兢，並後來所題。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東城老父傳之後，以從通鑑考異寫出，故仍題兢名。

右第三分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以校書郎累仕至中書舍人，承旨學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爲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東觀察使。太和中，入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卒於鎮，年五十三。兩唐書（舊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傳。於文章亦負重名，自少與白居易唱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和體』。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長慶集六十卷存。鷓鴣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爲力甚大。當時已有楊巨源、李紳輩作詩以張之；至宋，則趙令時拈以製商調蝶戀花（在侯鯖錄中）；金有董解元作絃索西廂；元有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明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亦有南西廂記，周公魯有翻西廂記；至清，查繼佐尙有續西廂雜劇云。

因鷓鴣傳而作之雜劇及傳奇，曩惟王關本易得。今則劉氏暖紅室已刊絃索西廂，又聚趙令時商調蝶戀花等較著之作十種爲西廂記十則。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難致矣。

鷓鴣傳中已有紅娘及歡郎等名，而張生獨無名字。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九）云：『唐

有張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客中無趙令時候，鑄錄，無從知商調蝶戀花中張生是否已具名字。否則宋時當尙有小說或曲子，字張爲君瑞者。漫識於此，俟有書時考之。

周秦行紀余所見凡三本。一在廣記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顧氏文房小說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衛公外集內，是明刊本。後二本較佳，卽據以互校轉寫，並從廣記補正數字。三本皆題牛僧孺撰。僧孺，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居宛葉間。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條指失政，鯁訐不避權貴，因不得意。後漸仕至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累貶爲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贈太尉，諡文簡。兩唐書（舊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傳。僧孺性堅僻，與李德裕交惡，各立門戶，終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錄十卷，今已佚，惟輯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紀則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三）云：「賈黃中以爲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者也。案是時有兩韋瓘，皆嘗爲中書舍人。一年十九入關，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勝下除左拾遺，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尋除主客分司。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一字茂宏，京兆萬年。

人，韋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見新唐書（一六二）夏卿傳，則爲作周秦行紀者。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權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錄等，亡隻詞搆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親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刻伎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乞靈於果報，殊未足以鑿心。然觀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紀論，至欲持此文，致僧孺於族滅，則其陰譎險狠，可畏實甚。棄之者衆，固其宜矣。論猶存集（外集四）中，遂錄於後：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旣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爲太牢。梁公名不使，故不書。）

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常有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瓊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婁』，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貯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子諒彈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姚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

大罪也。倘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存當代，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幸於早歲。因援毫而據宿憤，亦書行紀之跡於後。

論中所舉劉軻，亦李德裕黨。日曆具稱牛羊日曆，牛羊，謂牛僧孺、楊虞卿也，甚毀此二人。書久佚，今有輯本，繆荃孫刻之藕香零拾中。又有皇甫公著續牛羊日曆，亦久佚。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引一則，於周秦行紀外，且痛詆其家世，今節錄之：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蓋李之攻牛，要領在姓應圖讖，心非人臣，而周秦行紀之稱德宗爲「沈婆兒」，尤所以證成其罪。故李德裕旣附之論後，皇甫松續曆亦嚴斥之。今李氏窮愁志雖尙存，（李文饒外集卷一至四，卽此）讀者蓋寡；牛氏玄怪錄亦早佚，僅得後人爲之輯存。獨此篇乃屢刻於叢書中，使世間由是更知僧儒名氏。時世旣遷，怨親俱泯，後之結果，蓋往往非當時所及料也。

李賀歌詩編（一）有送沈亞之歌，序言元和七年送其下第歸吳江，故詩謂「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中復云「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也。然唐書已不詳亞之行事，僅於文苑傳序一舉其名。幸沈下賢集迄今尙存，并考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猶能知其概略。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者，柏耆判官。耆貶，亞之亦謫南康尉，終郢州掾。其集本九卷，今有十二卷，蓋後人所加。中有傳奇三篇，亦並見太平廣記，皆注云出異聞集，字句往往與集不同。今者據本集錄之。

湘中怨辭出沈下賢集卷二，廣記在二百九十八，題曰太學鄭生，無序及篇末「元和十三年」以下三十六字。文句亦大有異，殆陳翰編異聞集時之所刪改歟。然大抵本集爲勝。其「遂我」作「逐我」，則似廣記佳。惟亞之好作澀體，今亦無以決之。故異同雖多，悉不復道。

異夢錄見集卷三。唐谷神子已取以入博異志。廣記則在二百八十二，題曰邢鳳，較集本少二十餘字，王炎作王生，炎爲王播弟，亦能詩，不測異聞集何爲沒其名也。沈下賢集今有長沙葉氏觀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二十年前則甚希覯。余所見者爲影鈔小草齋本，既錄其傳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樓鈔本校改數字。同是十二卷本沈集，而字句復頗有異同，莫知孰是。如王炎詩「擇水葬金釵」，惟小草齋本如此，他本皆作「擇土」。顧亦難遽定「擇水」爲誤。此類甚多，今亦不備舉。印本已漸廣行，易于人手，求詳者自可就原書比勘耳。

夢中見舞弓彎，亦見于唐時他種小說。段成式西陽雜俎（十四）云：「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

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其歌與異夢錄者略同，蓋卽由此曼衍。宋樂史撰楊太真外傳，卷上注中記楊國忠臥觀屏上諸女下牀自稱名，且歌舞。其中有「楚宮弓腰」，則又由西陽雜俎所記而傳訛。凡小說流傳，大率漸廣漸變，而推究本始，其實一也。

秦夢記見集卷二，及廣記二百八十二，題曰沈亞之，異同不多。「擊體舞」當作「擊體舞」。「追酒」當作「置酒」，各本俱誤。「如今日」之「今」字，疑衍，小草齋本有他本俱無。

無雙傳出廣記四百八十六，注云辭調誤。河中寶鼎人，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辭調乎。」頃之，暴卒，年四十三，時咸通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世以爲中鳩云（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翰苑羣書及唐語林四）。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案范攄雲溪友議

(上)載「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精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遇，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鬻婢於連帥，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詩聞于師，遂以歸崔。無雙下原有注云：「卽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然則無雙不但實有，且當時已極豔傳。疑其事之前半，或與崔郊姑婢相類，調特改薛太尉家爲禁中，以隱約其辭。後半則頗有增飾，稍乖事理矣。明陸采嘗拈以作明珠記。

柳理上清傳見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九。司馬光駁之云：「信如此說，則參爲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落衾刺俠」。况陸贄質相，安肯爲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爲此兒戲。今不近人情。」亦見于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五，題曰上清，注云出異聞集。「相國竇公」作「丞相竇參」，後凡「竇公」皆只作「竇」字；「隸名掖庭」下有「且久」二字；「怒陸贄」上有「至是大悟因」五字；「老」作「這」；「恣行媒孽」下有「乘間攻之」四字；「特敕」下有「削」字。餘尙有小小異同，今不備舉。此篇本與劉幽求傳同附

常侍言旨之後。言旨亦理作郡齋讀書志（十三）云，記其世父柳芳所談。芳，蒲州河東人。子登，冕；登子璟，見新唐書（一三二）。理蓋璟之從兄弟行矣。

楊娼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一，原題房千里謾。千里字鵠舉，河南人，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藝文志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一卷，投荒雜錄一卷，注云：「大和初進士第，高州刺史。」是其所終官也。此篇記敝簡率，殊不似作意爲傳奇。雲溪友議（上）又有南海非一篇，謂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嶺徼。有進士韋滂自南海致趙氏爲千里妾。千里倦游歸京，暫爲南北之別。過襄州遇許渾，託以趙氏。渾至，擬給以薪粟，則趙已從韋秀才矣。因以詩報房，云：「春風白馬紫絲鞵，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游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房聞，哀慟幾絕云云。此傳或卽作於得報之後，聊以寄慨者歟。然韋毅才調集（十）又以渾詩爲無名氏作，題云：「客有新豐館題怨別之詞，因詰傳吏，盡得其實，偶作四韻嘲之。」

飛煙傳出說郛卷三十三所錄之三水小牘，皇甫枚撰。亦見于廣記四百九十一，飛煙作非煙。三水小牘本三卷，見宋史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今止存二卷，刻于盧氏抱經堂。

叢書及繆氏雲自在龜叢書中。就書中可考見者，枚字遵美，安定人。三水，安定屬邑也。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光啓中，僖宗在梁州，赴調行在。明姚齊跋云：「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今書中不言及此，殆出于枚之自序，而今失之。繆氏刻本有逸文一卷，收非煙傳，然僅據廣記所引，與說郛本小有異同，且無篇末一百餘字。廣記不云出于何書，蓋嘗單行也，故仍錄之。

虬髯客傳據明顧氏文房小說錄，校以廣記百九十三所引虬髯傳，互有詳略，異同，今補正二十餘字。杜光庭字賓至，處州縉雲人。先學道於五台山，仕唐爲內供奉。避亂入蜀，事王建，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立，以爲傳真天師，崇真觀大學士。後解官，隱青城山，號東臧子。年八十五卒。著書甚多，有諫書一百卷，歷代忠諫書五卷，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錄異記十卷，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此外言道教儀則，應驗，及仙人靈境者尚二十餘種，八十餘卷。今惟錄異記流傳。光庭嘗作王氏神仙傳一卷，以悅蜀主。而此篇則以窺視神器爲大戒，殆尙是仕唐時所爲。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作『虬髯客傳一卷』。宋程大昌攷古編（九）亦有題虬髯傳者一則，云：『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終不爲

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蓋諱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鬚可挂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髻皆作鬚。今爲虬髯者，蓋後來所改。惟高祖之所以收靖，則當時史實未嘗諱言。通鑑考異（八）云：「柳芳唐曆及唐書靖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髮，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案太宗謀起兵，高祖尙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髮當乘驛取疾，何爲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忼慨直論，特蒙宥釋。』」柳芳唐人記上髮之嫌，卽知城陷見收之故矣。然史實常晦，小說輒傳，虬髯傳亦同此例，仍爲人所樂道，至繪爲圖，稱曰「三俠。」取以作曲者，則明張鳳翼張太和皆有紅拂記，凌初成有虬髯翁。

右第四分

冥音錄出廣記四百八十九。中稱李德裕爲「故相」，則大中或咸通後作也。唐人說蒼題朱慶餘撰，非。

東陽夜怪錄出廣記四百九十。敘王洙述其所聞于成自虛，夜中遇精魅，以隱語相酬答事。唐人說蒼卽題洙作，非也。鄭振鐸（中國短篇小說集）云：「所敘情節，類似牛僧孺的元無有，也許這兩篇是同出一源的。」案元無有本在玄怪錄中，全書已佚。此條廣記三百六十九引之：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旣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執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敝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

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鑼。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靈應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三，無誤人名氏。唐人說皆以爲于逖作，亦非。傳在記龍女之貞淑，鄭承符之智勇，而亦取李朝威柳毅傳中事，蓋受其影響，又稍變易之。涇原節度使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在鎮務耕力，聚糧二十萬石，號良將。黃巢據宣歙，乃徙寶鎮海軍節度使，兼南面招討使。後爲錢鏐所殺。新唐書（一八六）有傳。

右第五分

隋遺錄上下卷，據原本說鄂七十八錄出，以百川學海校之。前題唐顏師古撰。末有無名氏跋，謂會昌中，僧志徹得于瓦棺寺閣南雙閣之荀筆中。題南部煙花錄，爲顏公遺稿。取隋書校之，多隱文。後乃重編爲大業拾遺記。原本缺落，凡七七八，悉從而補之矣云云。是此書本名南部煙花錄，既重編，乃稱大業拾遺記。今又作隋遺錄，跋所未言，殆復由後來傳刻。

者所改歟。書在宋元時頗已流行，郡齋讀書志及通考並著南部煙花錄。通志著大業拾遺錄；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亦有顏師古大業拾遺一卷，子部小說類又有顏師古隋遺錄一卷，蓋同書而異名，所據凡兩本也。本文與跋，詞意荒率，似一手所爲。而託之師古，其術與葛洪之西京雜記，謂鈔自劉歆之漢書遺稿者正等。然才識遠遜，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僞。清四庫全書總目（一四三）云：「王得臣塵史稱其「極惡可疑」。姚寬西溪叢語亦曰：「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云云。」然則此亦僞本矣。今觀下卷記幸月觀時與蕭后夜話，有「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之語，是時素死久矣。師古豈疏謬至此乎？其中所載楊帝諸作，及虞世南贈袁寶兒作，明代輯六朝詩者，往往採掇，皆不考之過也。」

楊帝海山記上下卷，出青瑣高議後集卷五，先據明張夢錫刻本錄，而校以董氏所刻士禮居本。明鈔原本說郭三十二卷中亦有節本一卷，并取參校。篇題下原有小注，上卷云「說楊帝宮中花木」，下卷云「記楊帝後苑鳥獸」，皆編者所加今削。其書蓋欲侈陳楊

帝奢靡之迹，如郭氏洞冥，蘇鶚杜陽之類，而力不逮。中有望江南調八闋，清四庫目云，乃李德裕所創，設安節樂府雜錄述其緣起甚詳，亦不得先于大業中有之。

馬帝迷樓記錄自原本說郭三十二。明焦竑作國史經籍志，并海山記皆著錄，蓋嘗單行。清四庫目（一四二）謂小兒古蹟高識……竟以迷樓爲在長安，乖謬殊甚。然青瑣高議曰：「昔無有，殆紀昀等之誤也。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更推闡其評語，以爲後稱『大業九』帝幸江都，有迷樓。而本又云『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則竟以迷樓爲在長安，等諸項羽之焚阿房，乖謬殊極。」

煬帝開河記從原本說郭卷四十四錄出。宋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一卷，注云不知作者。清四庫目以爲『詞尤鄙俚，皆近于委巷之傳奇，同出依託，不足道。』按唐李匡文資暇集（下）云：『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本有自注云：『麻祜廟在睢陽。鄭方節度李丕卽其後。丕爲重建』

碑。」然則叔謀虐餓，且有其實，此篇所記，固亦得之口耳之傳，非盡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見，否則當亦有足資參證者。至冢中諸異，乃頗似本西京雜記所叙廣陵王劉去疾發冢事，附會曼衍作之。

右四篇皆爲古今逸史所收。後三篇亦見于古今說海，不題撰人。至唐人說蒼，乃並云韓偓撰。致堯生唐末，先則顛沛危朝，後乃流離南裔，雖賦豔詩，未爲稗史。所作惟金鑿密記一卷，詩二卷，香奩集一卷而已。且于史事，亦不至荒陋如是。此蓋特里巷稍知文字者所爲，真所謂街談巷議，然得馮猶龍援以入隋場豔史，遂彌復紛傳于世。至今世俗心目中之隋場，殊猶是畫游西苑，夜止迷樓者也。

明鈔原本說郛一百卷，雖多脫誤，而迷樓記實佳。以其尙存舊字，如「你」之類，刻本則大率改爲「爾」或「汝」矣。世之雅人，憎惡口語，每當纂錄校刊，雖故書雅記，間亦施以改定，俾彌益雅正。宋修唐書，于當時恆言，亦力求簡古，往往大減神情，甚或莫明本意。然此猶撰述也。重刊舊文，輒亦不赦，卽就本集所收文字而言，以本資通鑑考異所引上清傳中之「這獠奴」，明清刻本太平廣記引則俱作「老獠奴」矣；顧氏校宋本周秦行紀

中之「屈兩箇娘子」及「不宜負他」，廣記引則作「屈二娘子」及「不宜負也」矣。無端自定爲古人決不作俗書，拚命復古，而古意乃寢失也。

右第六分

綠珠傳一卷出琳琅祕室叢書。其所據爲舊鈔本，又以別本校之。末有胡珽跋云：「舊本無撰人名氏。案馬氏經籍考題「宋史官樂史撰。」宋人續談助亦載此傳，而刪節其半。後有西樓北齋跋云：「直史館樂史，尤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于地志雜書者。余謂綠珠一婢子耳，能感主恩而奮不顧身，是宜刊以風世云。」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今再勘以說郛三十八所錄，亦無甚異同。疑所謂舊鈔本或別本者，卽並從說郛出爾。舊校稍煩，其必改「越」爲「粵」之類，尤近自擾，今悉不取。

楊太真外傳二卷，取自顧氏文房小說。署史官樂史撰，唐人說皆收之，誣謬甚矣。然其誤則始于陶宗儀說郛之題樂史爲唐人。此兩本外，又嘗見京師圖書館所藏丁氏八千卷樓舊鈔本，稱爲「善本」，然實凡本而已，殊無佳處也。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著錄「曾

致堯廣中台記八十卷，又綠珠傳一卷，頗似傳亦曾致堯作；又有『楊妃外傳一卷』，注云：『不知作者；』又有『樂史滕王外傳一卷』，又李白外傳一卷，洞仙集一卷，許邁傳一卷，楊貴妃遺事二卷，注云：『題岷山叟上。』書法函胡，歿不可以理析。然續談助一跋而外，尚有郡齋讀書志（九傳記類）云：『綠珠傳一卷，右皇朝樂史撰。』又『楊貴妃外傳二卷，右皇朝樂史撰。敘唐楊妃事迹，訖孝明之崩。』而直齋書錄解題（七傳記類）亦云：『楊妃外傳一卷，直史館臨川樂史子正撰。』則綠珠楊妃二傳，皆樂史之作甚明。楊妃傳卷數，宋時已分合不同，今所傳者蓋晁氏所見二卷本也。但書名又小變耳。

樂史，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觀綠珠太真二傳結銜，則皆此時作。後轉太常博士，出知舒黃商三州，再人文館，掌西京勸磨司，賜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事詳宋史（三百六）樂黃目傳首。史多所著作，在三館時，曾獻書至四百二十餘卷，皆敍科第孝悌神仙之事。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今尙存。蓋史既博覽，復長地理，故其輯述地志，卽緣濫于採錄，轉成繁蕪。而撰傳奇如綠珠太真傳，又不免專拾舊文，如語林，世說新語，晉書，明皇雜錄，開天傳

信記，長恨傳，西陽雜俎，安祿山事迹等，稍加排比，且常拳拳于山水也。

宋劉斧秀才作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又撰遺二十卷，青瑣高議十八卷，見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今惟存青瑣高議。有明張夢錫刊本，前後集各十卷，頗難得。近董康校刊士禮居寫本，亦二十卷，又有別集七卷，宋志所無。然宋人卽時有引青瑣高議者，疑卽今所謂別集。宋志以爲翰府名談之撫遺，蓋亦誤爾。其書雜集當代人志怪及傳奇，漫無條貫，間有議，亦殊淺率。前有孫副樞序，不稱名而稱官，甚怪；今亦莫知爲何人。此但選錄其較整飭曲折者五篇。作者三人曰魏陵張實子京，曰譙川秦醇子復（或作子履），曰淇上柳師尹。皆未考始末。一篇無撰人名。

流紅記出前集卷五，題下原有注云「紅葉題詩取韓氏」今刪。唐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有顧況于洛乘門苑水中得大梧葉，上有題詩，況與酬答事。「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者，況和詩也。范攄雲溪友議（下）又有題紅怨，言韓渥應舉之歲，于御溝得紅葉，上有絕句，置于巾箱。及宣宗放宮人，渥獲其一。「觀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閑。般

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宋人作傳奇，始回避時事，拾舊聞附會牽合以成篇，而文意並瘁。如流紅記，卽其一也。

趙飛燕別傳出前集卷七，亦見于原本說郛三十三，今參校錄之。胡應麟（筆叢二十九）云：「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卽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答昭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帖不可見也。」又特賞其「蘭湯澹澹」等三語，以爲「百世之下讀之，猶勃然興。」然今所見本皆作別傳，不作集；說郛本亦無刪節，但較高議少五十餘字，則或寫生所遺耳。高議中錄秦醇作特多，此篇及譚意歌傳外，尙有驪山記及溫泉記。其文蕪雜，亦間有俊語。尙精心作之，如此篇者，尙亦能爲。元瑞雖精鑒，能作四部正譌，而時傷嗜奇，愛其動魄，使勃然興，則輒冀其爲真古書以增聲價。猶今人聞伶玄飛燕外傳及漢雜事，祕羊爲僞書，亦尙有怫然不悅者。

譚意歌傳出別集卷二，本無「傳」字，今加。有注云：「記英奴才華秀色，」今削。意歌，

文中作意哥，未知孰是。唐有譚意哥，蓋薛濤李冶之流，辛文房唐才子傳曾舉其名，然無事迹。秦醇此傳，亦不似別有所本，殆竊取鴛鴦傳霍小玉傳等爲前半，而以團圓結之爾。

王幼玉記出前集卷十，題下有注云：「幼玉思柳富而死。」今刪。

王樹出別集卷四，有注云：「風濤飄入烏衣國。」今刪；而于題下加「傳」字。劉禹錫烏衣巷詩，本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篇改謝成樹，拈爲人名，且以烏衣爲燕子國號，殊乏意趣。而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乃已引爲典據，此真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矣。因錄之，以資談助。

梅妃傳出說郭三十八，亦見于顧氏文房小說，取以相校，說郭爲長。二本皆不云何人作，唐人說蒼取之，題曹鄴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見著錄。後有無名氏跋，言「得於萬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又云「惟葉少蘊與予得之。」案朱遵度好讀書，人目爲「朱萬卷。」子昂，稱「小萬卷。」由周入宋，爲衡州錄事參軍，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傳。少蘊則葉夢得之字，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于知福州，是南北宋間人。年代遠不相及，何從同得朱遵度家書。蓋并跋亦僞，非真識石林

者之所作也。今卽次之宋人著作中。

李師師外傳出琳瑯祕室叢書，云所據爲舊鈔本。後有黃廷鑑跋云：『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會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佚事二則，傳文例舉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於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琴六居士書。』貴耳集二則，今仍彙錄于後，然此篇未必卽端義所見本也。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躑躅成少年遊云：『并刀如

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

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右第八分終

